

申報五十年紀念刊之一種

申報館贈閱

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

胡適

民國十二年二月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出版
民國十三年三月「五十年來之世界文學」單行本出版

定價四角

著 者

胡

適

印刷兼發行者

申

報

館

發 行 所

申

上海公共租界
漢口路廿四號

報

館

禁 翻 印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一)

這五十年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綜括起來，這五十年的重要有幾點：

(1)五十年前，申報出世的一年（一八七二），便是曾國藩死的一年，曾國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興第一大將。但是他的中興事業，雖然是很光榮燦爛的，可惜都沒有穩固的基礎，故都不能有長久的壽命。清朝的命運到了太平天國之亂，一切病狀一切弱點都現出來了，曾國藩一班人居然能打平太平天國，平定各處匪亂，做到他們的中興事業。但曾左的中興事業，雖然延長了五六十年的滿清國運，究竟救不了滿清帝國的腐敗，究竟救不了滿清帝室的滅亡。他的文學上的中興事業，也是如此。古文到了道光咸豐的時代，空疏的方姚派，怪僻的龔自珍派，都出來了，曾國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一支生力軍，忽然做到中興的地位。但「桐城」「湘鄉派」的中興，也是暫時的，也不能持久的。曾國藩的魄力與經驗雖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

的中興大將。但曾國藩一死之後，古文的運命又漸漸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郭嵩燾，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吳汝綸……都不能繼續這個中興事業。再下一代，更成了『強弩之末』了。這一度的古文中興。只可算是癆病將死的人的『回光返照』，仍舊救不了古文的衰亡，這一段古文末運史，是這五十年的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2) 古文學的末期，受了時勢的逼迫，也不能不翻個新花樣了。這五十年的一半便是古文學逐漸變化的歷史。這段古文學的變化史又可分作幾個小段落：

(一) 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

(二) 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議論的文章。

(三) 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

(四) 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

這四個運動，在這二十多年的文學史上。都該占一個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淵源和主張雖然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我們從歷史上看起來，這四派都是應用的古文。當這個危急的過渡時期，種種的需要使語言文字不能不朝着『應用』的方向變去。故這四派都可以叫做『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運動』。但他們都不肯從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

夫。却不知道古文只配做一種奢侈品，只配做一種裝飾品，却不配做應用的工具。故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只落得個及身而絕，沒有傳人。嚴復林紓的翻譯文章，在當日雖然勉強供應了一時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說集便是這一派的最高作品，但在適用一方面他們都大失敗了。失敗之後，他們便成了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文章，應用的程度要算很高了，在社會上的影響也要算很大了，但這一派的末流，不免有浮淺的鋪張，無謂的堆砌，往往惹人厭。章士釗一派是從嚴復章炳麟兩派變化出來的，他們注重論理，注重文法，既能謹嚴，又頗能委婉，頗可以補救梁派的缺點。甲寅派的政論文在民國初年幾乎成一個重要文派。但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實用的方面，仍舊不能不歸於失敗。因此，這一派的健將，如高一涵李大釗李劍農等，後來也都成了白話散文的作者。

這一段古文學勉強求應用的歷史，乃是新舊文學過渡時代不能免的一個階級。古文學幸虧有這一個時期，勉強支持了二三十年的運命。

(3)在這五十年之中，勢力最大，流行最廣的文學，——說也奇怪，——並不是梁啟超的文

章，也不是林紓的小說，乃是許多白話的小說。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都是這個時代的作品。七俠五義之後，有小五義等續編，都是三十多年來的作品。這一類的小說很可代表北方的平民文學。到了前清晚年，南方的文人也做了許多小說。劉鶚的老殘遊記，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九命奇冤，……等等，都是有意的作品；意境與見解都和北方那些純粹供人娛樂的民間作品大不相同。這些南北的白話小說，乃是這五十年中國文學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學價值的作品。這一段小說發達史，乃是中國『活文學』的一個自然趨勢；他的重要遠在前面兩段古文史之上。

(4) 這五十年的白話小說史仍舊與一千年來的白話文學有同樣的一個大缺點：白話的採用，仍舊是無意的，隨便的，並不是有意的。民國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便是一種有意的主張。無意的演進，是很慢的，是不經濟的。譬如乾隆以來的各處匪亂，多少總帶着一點『排滿』的意味，但多是無意識的衝動，不能叫做有主張的革命，故容易失敗了。太平天國的革命，排滿的色彩稍明顯一點，但終究算不得是有意識有計畫的排滿運動，故不能得中上階級的同情，終歸於失敗。近二十年來的革命運，確

因爲是有意識的主張，有計畫的革命，故能于短時期之中，收最後的勝利。文字上的改革，也是如此。一千年來，白話的文學，一線相傳，始終沒有斷絕。但無論是唐詩，是宋詞，是元曲，是明清的小說，總不會有一種有意的鼓吹，不曾明明白白的攻擊古文學，不曾明明白白的主張白話的文學。

近五年的文學革命，便不同了。他們老老實實的宣告古文學是已死的文學，他們老老實實的宣言『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他們老老實實的主張現在和將來的文學都非白話下可。這個有意的主張，便是文學革命的特點，便是五年來這個運動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

以上四項，便是這十年中國文學的變遷大勢。以下的幾章便是詳細說明這幾個趨勢。

(二)

曾國藩死後的『桐城』湘鄉派，『實在沒有什麼精采動人的文章。』王先謙輯的續古文辭類纂（光緒八年，一八八二，編成的）還有龍啟瑞，魯一同，吳敏樹等人的文章，可以勉強代表這一派的老輩了。王先謙自序說，

惜抱（姚鼐）振興絕學，海內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謂師承，不無謬附。……梅氏（梅曾亮，一八五五死）浸淫於古，所造獨爲深遠。……曾文正公（國藩）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

『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這是曾國藩死的古文家的傳法捷徑。我們不能多引他們的文章來佔篇幅，現在且引曾國藩的歐陽生文集序，因爲這篇序寫桐城文派的淵源傳播，頗有文學史料的價值：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于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

進，義無所讓也。

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黎非，宜與吳德旋、仲倫。黎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蕤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黎非之風，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于廣西矣。

昔者國藩、齊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伯璫，淑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達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勳）……受法于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

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家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壽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于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

這一篇不但寫桐城派的傳播，又可以使我們知道這一派的最目的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曾國藩在當日隱隱的自命爲桐城派的中興功臣，人家也如此推崇他。（王先謙自序可參看。）他作聖哲畫像記，共選聖哲三十二人，而姚鼐爲三十二人之一，這可以想見他的心理了。他的幕府裏收羅了無數人才；我們讀薛福成的叙曾文正公幕府賓僚（庸庵文編四）一篇，可以知道當日的學者如錢泰吉，劉毓崧，劉壽曾，李善蘭（算學家），華蘅芳（算學家），孫衣言，俞樾，莫友芝，戴望，成蓉鏡，李元度；文人如吳敏樹，張裕釗，陳學受，方宗誠，吳汝綸，黎庶昌，汪士鐸，王闓運，——都在他的幕府之內。怪不得曾派的勢力要影響中國幾十年了。但這一班人在文學史上都沒有什麼重要的貢獻。年壽最高，名譽最

長久的，莫如俞樾，王闈運，吳汝綸三人。俞樾的詩與文都沒有大價值。王闈運號稱一代大師，但他的古文還比不上薛福成。（詩另論。）吳汝綸思想稍新，他的影響也稍大。但他的貢獻不在於他自己的文章，乃在他所造成的後進人才。嚴復林紓都出於他的門下，他們的影響比他更大了。

平心而論，古文學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韓愈至曾國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當最有用的文體。駢文的弊病不消說了。那些瞧不起唐宋八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漢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沒有用，只替文學界添了一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長處只是他們甘心做通順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學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數還可以做到一個『通』字；再進一步的，還可以做到應用的文字。故桐城派的中興，雖然沒有什麼大貢獻，却也沒有什麼大害處。他們有時自命爲『衛道』的聖賢，如方東樹的攻擊漢學，如林紓的攻擊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以載道』的話的毒，未免不知分量。但桐城派的影響，使古文做通順了，爲後來二三十年勉強應用的預備，這一點功勞是不可埋沒的。

(三)

太平天國之亂是明末流寇之亂以後的一個最慘的大劫，應該產生一點悲哀的或慷慨的好文學。當時貴州有一個大詩人鄭珍（子尹，道義人，生一八〇六，死一八六四）在貴州受了局部的影響（咸豐四年，貴州的亂，）已替他晚年的詩（巢經巢詩鈔後集）增加無數悲哀的詩料。但鄭珍死在五十八年前，已不在我這一篇小史的範圍之內了。說也奇怪，東南各省受害最深，竟不會有偉大深厚的文學產生出來。王闓運爲一代詩人，生當這個時代，他的湘綺樓詩集卷一至卷六正當太平天國大亂的時代（一八四九—一八六四），我們從頭讀到尾，只看見無數擬鮑明遠，擬傅玄，擬王元長，擬曹子建……一類的假古董；偶然發見一兩首『歲月猶多難，干戈罷遠遊』一類不痛不癢的詩；但竟尋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紀念這個慘痛時代的詩。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這都是因爲這些詩人大都是只會做模倣詩的，他們住的世界還是鮑明遠曹子建的世界，並不是洪秀全楊秀清的世界；況且鮑明遠曹子建的詩體，若不經一番大解放，決不能用來描寫洪秀全楊秀清時代的慘劫。王闓運集中有一八七二年作的獨行謠三十章（卷九，）追寫二十年的時事，內中頗有大胆的譏評，但文章多不通，敘述多不明白，只可算是三十篇笨拙的時事歌括，不能算作詩！我不得已，勉強選

了他的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一篇代表這一位大名鼎鼎的詩人：

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

（適按：此詩無注，多不可通。章字价人。曾氏靖港之敗，賴章救他出來。後來曾氏成功受封，章獨不得報酬，人多爲他抱不平。章晚年作感舊圖，並作記，記此事。參看鄭孝胥海藏樓詩卷三，頁三。）

桂平盜起東南卷，唯有長沙能累卵。三年坐井仰侍天，城堞微風動矛戟。凶徒無賴往復來，潘張遷去駱受災；閉門待死謚忠節，未死從容居憲臺。曾家嶺棚偏在頸，三家村儒怒生髮。勸捐餞餉百計生，欲倚江吳効馳騁。廬黃軍敗如覆轡，盜舟一夜滿洞庭。撫標大將趙樓走，徐公繞室趾不停。省兵無人無守禦，邵村曾家一瓦注。空船坐守木關防，直置當鋒尋死處。軍謀兵機不暇講，盜屯湘潭下靖港；兩頭張手探鯨魚，十日淘河得枯蚌。劉郭蒼黃各顧家，左生狂笑罵豬耶。彭陳李生豈願死？四圍密密張羅置。此時縮縮求上計，陳謀李斷相符契；彭公建築攻下游，持堅禽王在宵旰。弱冠齊年我與君，君如李廣欲無言。口中定計夜中變，我歸君去難相聞。平明雙踢門入，報敗方知一軍泣。督師只擬從湘槩，主簿匆匆救杜襲。十營並發

事全虛，從此舍舟山上居。七門盡閉春欲盡，獨教陳李刪遺疏。版橋漂破帥旗折，銅官渚畔幾明滅。豈料湘潭大捷來，千里盜屯湯沃雪！一勝申威百勝從，塔羅如虎彭楊龍。時人攀附三十載。爭道當年贊畫功！駱相成名徐陶死，曾弟重歌春令起。惟餘湘岸柳千條，猶恨當時鳴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適按此詩作于曾國藩死後約十年。）舊邇頻迎節鎮過；時平始覺軍功賤，官冗閒從資格磨。憑君莫話艱難事，他得恹恹失天意。漁浦蕭蕭廢壘秋，遊人且竟從事記。

這種詩還不能完全當得一個『通』字，但在湘綺樓集裏那許多假古董之中，這種詩自然不能不算上品了。

但是這個時代有一個詩人，確可以算是代表時代的詩人。這個詩人就是上元的金和，字亞匏，生于一八一八，死于一八八五，著有秋蟬吟館詩鈔七卷。當一八五三年南京城破時，金和被陷在城中，與長髮軍中人往來，漸漸的結合了許多人，要想作官兵的內應。那時向榮的大本營即在城外，金和偷出城來，把內應的計畫告知官兵；向榮初不信，他就自請把身體押在大營，作為保證。城內的同黨與官兵約定期日攻城，到期官兵不到；再約，官兵又不到。城內的同黨被殺的很多。金和親自經過圍城中的生活，又痛恨當日官軍的腐

敗無能，故他的紀事詩不但很感動人，還有歷史的價值。他的痛定篇（卷二，頁十二—十三）用日記體作詩，寫破城及城中事，我們舉一首作例：

二月二十三，傳聞大兵至，賊魁似皇皇，終日警三四。南民私相慶，始有再生意。桓桓向將軍，仰若天神貴。一聞賊吹角，即候將軍騎。香欲將軍迎，酒欲將軍饋。食念將軍食，睡說將軍睡。……七歲兒何知，門外偶嬉戲，公然對路人，說出將軍字。阿姊面死灰，撻之大怒。從此望將軍，十日九憔悴。更有健者徒，夜半誓忠義，願遙應將軍，畫策萬全利。分隸賊麾下，使賊不猜忌。尋常行坐處，短刃縛在臂。但期兵入城，各各猝舉燧。得見將軍面，命即將軍賜。誰料將軍忙，未及理此事？

他的六月初二日記事一百韻，前面寫向榮刻日出兵，寫先期大獲士卒，將軍行酒誓師，寫明日之晨準備出戰，共九十幾句，到篇末只說：

……一時驚喜徧旆倪，營積陰雨看紅霓，……夜不敢寐朝陽躋，……日中纔聽怒馬嘶，但見泛泛如魚鱗，兵不血刃身不泥，全軍而退歸來兮！

這已是罵的很刻毒了。但下面的一首初五日紀事更妙，我們可以把他全鈔在這裏：

前日之戰未見賊，將軍欲赦不得。或語將軍難盡誅，姑使再戰當何如？昨日黃昏忽傳令，謂『不汝誅貸汝命。今夜攻下東北城，城不可下無從生。』三軍拜謝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處。空中烏鳥狂風來，沈沈雲陰轟轟雷。將謂士曰雨且至，士謂將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復晴，急見將軍天未明。將軍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聞在楚因天寒，龜手而戰難乎難。近來烈日惡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後又非進兵時，月明如晝賊易知。乃于片刻星雲變，可以一戰亦不戰。吁嗟乎，將軍作計必萬全，非不滅賊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風雨！

這種嘲諷的談諧，乃是金和的特別長處。他是全椒吳家的外孫，與儒林外史的著者和儒林外史的幾個重要人物都有點關係，他是表章儒林外史的一個人，故他的詩也很像是得力于儒林外史的嘲諷的本領。有心人的嘲諷，不是笑罵，乃是痛哭；不是輕薄，乃是恨極無可如何，不得已而爲之。他的十六日至秣陵關遇赴東壩兵有感一篇云：

初七日未午，我發鍾山下。蜀兵千餘人，向北馳怒馬。傳聞東壩急，兵力守恐寡，來乞將軍援，故以一隊假。我遂從此辭，僕僕走四野。三宿湖熟橋，兩宿龍溪社，四宿方山來，塵汗搔滿把。僧舍偶乘涼，有聲叱震瓦。微睨似相識，長身面甚赭。

稍前勸勿瞋，幸不老拳惹。婉詞問何之，乃赴東壩者。九日行至此，將五十里也！這種技術確能於杜甫白居易的『問題詩』之外，別開一個生面。他有軍前新樂府四篇，我們選他的第四篇，篇名半邊眉：

半邊眉，汝何來？太守門下請錢回。太守門，何處所？鍾山之旁近大府。大府初聞難民苦，公家徧括閒田租，旁郡金徵上戶輸。一心要貸難民命，聘賢太守專其政。太守計曰『費恐濫，百二十錢一人贍。』太守計曰『難民多，一人數請當奈何？我聞古有察眉律。』呼僕持刀對人立，一刀留下半邊眉，再來除是眉長時。——防蠹術果奇，作蠹術斯巧。豈但無眉人不來，有眉人亦來都少。惟有一二市井姦，賂太守僕二十錢，奏刀不猛眉猶全，半邊眉可三刀焉。否則病夫真餓殺，癡心尙戀一朝活，拌與半邊眉盡割。吁嗟乎，……太守何不計之毒？千錢封人耳與目，萬錢截人手與足，終古無人請錢至，太守，豈非大快事？

此外尚有許多可選的詩，我們不能多舉例了。金和的詩很帶有革新的精神。他自己題他的椒雨集云：

是卷半同日記，不足言詩。如以詩論之，則軍中諸作，語宗痛快，已失古人敦厚之